

傅斯年圖書館藏納西族東巴經

編目研究



左右兩側穿線折疊式裝訂的東巴教占卜經，A-MS 266《以上、中、下
甲卜「左拉」八字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和力民

雲南省社會科學院麗江分院麗江市東巴文化研究院研究員、納西族東巴祭司

古今論衡 第 31 期 2018.10

一、研究緣起和過程

二〇〇二年十月八日，經雲南大學人類學系主任尹紹亭教授的介紹，我在麗江古城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王明珂先生初次認識。其間，我們商議傅斯年圖書館藏三百多本納西族東巴經數位典藏編目問題。此前，一九九八年五月雲南民族大學李國文教授赴臺參加會議時，從史語所所長杜正勝先生處得到傅斯年圖書館藏東巴經 62 頁影本，回到大陸後就交給我為他做編目。二〇〇一年六月，他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納西象形文字《東巴經》部分書目研究〉為題，發表在史語所刊物《古今論衡》上。^①王明珂先生給我展示此文。我們具體商議編目表格、樣式、內容等。此後至二〇〇三年，在王先生的關照下，通過與史語所林長風、朱文慧交往，進行部分編目樣式的摸索和具體編目的協商。此後又與黃婉瑜小姐、王佳涵小姐、胡其瑞先生的郵件通信。我與史語所簽訂：二〇〇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二〇〇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完成傅斯年圖書館藏「東巴經編目譯解」的協議。傅斯年圖書館的東巴經原件的掃描工作與編目工作依次進行；也就是說，我是用掃描件來編目的。至二〇〇五年五月五日，我已經完成 212 本經書的編目。還有 160 多本沒有掃描和編目。在王汎森所長和王明珂先生的安排下，二〇〇五年六月一日～三十日，我應邀到史語所直接面對未掃描的東巴經原件進行編目。本欲在此期間完成剩餘經書的編目。可是，盡力工作，仍有 50 本未能編目。於是，我們又續簽半年協議。至二〇〇五年十二月，編目工作完成。遺憾的是，因館藏 19 本殘本破損嚴重，無法掃描，所以我沒看到這些經書，也就未能對此編目。

此後，應王明珂先生和史語所的要求，我又與史語所簽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珍藏八種十本東巴經譯注」的協議。二〇〇八年初，全本譯注工作如期完成。

此外，二〇〇六年十一月王明珂先生到麗江拍攝了我和弟子們做的燒天香祭神以及給自然神獻藥儀式。二〇〇九年九月中旬，吳培華女士到麗江記錄我講述的全本翻譯經書的儀式背景知識。

以上都是圍繞著傅斯年圖書館藏納西族東巴經所做的工作，也是我與中研院史語所、王明珂先生之間的一種緣分。

* 這是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我在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作學術演講〈傅斯年圖書館藏納西族東巴經的歷史文獻價值〉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的，文章框架基本不變，內容上作了補充。這是我對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東巴經編目的一個階段性研究報告。在此，特別感謝王明珂先生和史語所各位領導同仁在我研究期間熱忱地支持、鼓勵和幫助。

① 李國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納西象形文字《東巴經》部分書目研究〉，《古今論衡》6（2001）：28-57。

二、藏書的歷史文化背景

傅斯年圖書館藏東巴經書的歷史文化背景，牽涉到這批東巴經典文獻的收集人、收集時間、原始的地望、收集過程和事件。

(一) 收集人。我們從現存的這 343 本原經的編號序列中得知，這批藏書不是一次性收集來的，也不是一個人收集來的。依據現有的藏書編號可以分為兩部分，是多個人收集入庫的。

編號為 A-LLM 系列的東巴文獻共有 18 本書。從 A-LLM 001-017 為連號，共 17 本東巴經典。還有一本即 A-LLM 242，是有馬學良印章的字書。A-LLM 系列東巴經典文獻的封頁封底出現有張琨的字樣。據此，我們認為 A-LLM 系列為張琨和馬學良先生收集的經書。雖然在以往的研究資料中，我們沒有得到馬學良先生到納西族地區收集東巴經書的線索。但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四年二月張琨先生曾經在四川省南溪李莊為李霖燦先生記錄納西族東巴和才釋讀的東巴經語言，共記錄一本字書和 20 多本經書的發音。一九四四年六月李霖燦出版的《麼些象形文字字典》署名為李霖燦編著、張琨標音、和才讀字。^②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七八年在臺灣出版的《麼些經典譯注六種》、《麼些經典譯注九種》都標有李霖燦、張琨、和才的名字。張琨先生與馬學良先生有姻親關係。馬學良先生是張琨先生的舅子。從一些資訊得知，馬學良曾經研究過納西語。^③或許是張琨先生把自己的東巴經藏書（可能是與李霖燦、和才一道研究東巴文時所獲）送給馬學良先生。上世紀四〇年代末，張琨去了美國。中研院史語所前往臺灣，馬學良的藏書和手稿到了臺灣，後來收入傅斯年圖書館裡。我們認為 A-LLM 是與張琨和馬學良有關的麼些文獻的編號。如果 A-LLM 編號的經書為張琨藏書的話，其收集時間可能在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二年間。最初收集人或許是和才或是李霖燦。

另一個編號就是 A-MS 系列。MS 應該是麼些的代號。納西族歷史上稱為麼些，古音讀摩梭。A-MS 系列有 355 本。其中 345 本為東巴經原典，是傅斯年圖書館藏納西族東巴經的大宗。這部分經書的一些封面封底有陶雲達博士等字樣。^④而且，在陶雲達先生的研究文章中都提到這是他調查納西族地區時專門收集的。中央研究院上世紀三〇年代歷史檔案也證明有陶雲達先生收集經書事項。加之，這批東巴經書原件以外還有與之相聯繫的部分經書的譯文手稿。這些手稿為陶雲達手跡。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這是陶雲達先生親自收集入庫的。（圖一）

② 李霖燦編著，張琨標音，和才讀字，《麼些象形文字字典》（四川李莊：國立中央博物院，19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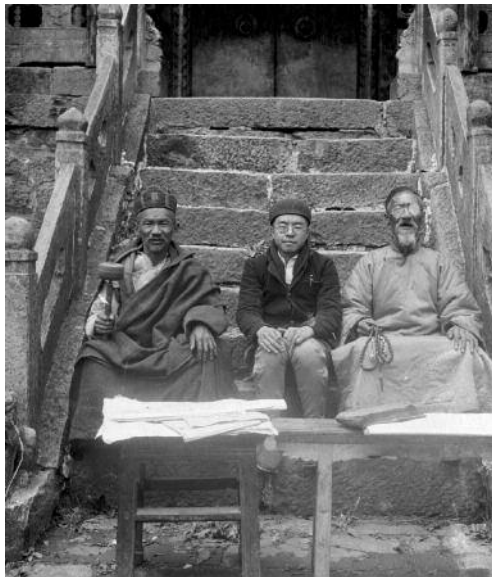
③ 此資訊是馬學良先生的博士生白庚勝先生告知。

④ A-MS 345 和 351 封頁都標明有經書擁有者送給陶雲達的字樣。

(二) 收集時間。兩個系列編號的東巴經書的收集時間應該是不一樣的。

A-LLM 系列的東巴經典收集時間應該是在收集 A-MS 系列的東巴經典之後。如果 A-MS 系列東巴經典是在一九三五年收集的，那麼 A-LLM 系列的東巴經典可能是在一九四〇年代收集的。

A-MS 系列的東巴經，基本上可以肯定地說是在一九三五年陶雲達先生收集的。陶雲達在〈麼些族之羊骨卜及貝卜〉中說「本文只是根據作者一九三五年夏季在麗江等地的實地調查及參考麼些文的占卜經典的結果之一部。」^⑤他在〈關於麼些之名稱、分佈與遷徙〉中寫道「一九三四年秋至一九三六年春，研究院給作者機會，在雲南作人種調查。歷時一年有半，北及毒龍河，南至九龍江（車里一帶），尚有相當收穫。」^⑥由此推測，陶雲達到雲南調查的時間當是發生在一九三四年八月十日至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一日間的這一年零八個月裡。



圖一：一九三五年，陶雲達先生（中間）在麗江調查時的留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我們不知道陶雲達先生來雲南調查的具體時間，但是，協助陶雲達先生擔任翻譯工作的納西族學者周汝誠先生在其《永寧見聞錄》手稿〈自序〉中記錄了此事。其序寫道：

「1935 年夏，余隨國民黨政府中央民族考察團，往滇西北各縣和設治局考察少數民族。團內工作，分為測量人體和訪問民俗組。余為訪問民俗組之採訪員。並擔任翻譯工作。」由麗江出發，到中甸縣屬之白地區，調查麼些族（今納西族）收集文獻資料。獲象形文字東巴經書千餘冊，測量男女人體各二百，旋入中甸縣城，照例調查藏族。到維西縣臘叭長山村，照例調查僜僜族。過溜索入貢山縣設治局，到獨龍江流域，照例調查怒族和獨龍族。是年十月，沿著瀾滄江，轉入永昌城，乃整理所收集得的資料。凡各族之生活狀況、風俗習慣、宗教信仰、俚謠歌謠，分類編輯，或翻譯經典，或製表統計，或灌片錄音，或攝

⑤ 陶雲達，〈麼些族之羊骨卜及貝卜〉，原載《邊疆人文》1.1（1943）。見《陶雲達民族研究文集》（收入《20 世紀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經典著作叢書·第一輯》〔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頁 321。

⑥ 陶雲達，〈關於麼些之名稱、分佈與遷徙〉，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1（1936）：121-135。見《陶雲達民族研究文集》，頁 292。

製繪圖。由陶雲逵先生作報告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滇西北少數民族調查，暫告一段落。

是年 11 月，向南至耿馬土司地，照例測量調查傣、拉祜等族。又隨著瀾滄江南下，直達西雙版納，繼續考察傣族，搜獲貝葉經典數百本，照例測量訪問。延至 1936 年 4 月，還至昆明，整理此次所收到的資料，如前次分類工作，並且連前次的資料，詳加研究，而研究之中心偏重於麼些、傣二族，因為他們有象形文字，有貝葉經典，必須翻譯。好在耿馬土司，代聘之南先生，對於傣文極熟，於最短期間譯就《耿馬土司傳》……^⑦

從周汝誠先生這段文字中得知，陶雲逵這次西南調查之行是以「中央民族考察團」的名號，得到地方官紳支援的有組織的行動。陶雲逵言調查始於一九三四年秋，不知是否先到麗江前先去別的地方。但是，他與周汝誠一同在滇西北的調查則始於一九三五年夏天。他們先至麗江調查，然後到中甸，再到維西，又到貢山，之後回到維西，到永昌（保山）。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到耿馬，又到西雙版納。一九三六年四月到昆明，在那裡整理所收集到的資料，也包括傅斯年圖書館藏的這批東巴經書。

再進一步分析，據以上資料並結合陶雲逵發表的關於研究納西族歷史文化兩篇文章中的有關記錄，陶雲逵於一九三五年五月到六月底這段時間在麗江。傅斯年圖書館藏的納西族東巴經典中陶雲逵收集的麗江東巴經文獻當是在這兩個月裡收集到的。陶雲逵在〈麼些族之羊骨卜及貝卜〉中說：

一九三五年七月廿日在中甸縣屬之北地，請得東巴巫師，年四十歲，自稱係東巴教祖東巴薩勒之第九十五代嫡徒，作羊骨卜。作者及翻譯（麗江省立中學附小教員周汝誠君）得作以下之觀察。^⑧

由此可知，陶雲逵於一九三五年七月在中甸縣白地（即北地）調查。中甸縣白地的東巴經書當是在此時收集到的。

一九三五年八月，陶雲逵來到維西縣。根據他發表的〈俅江紀程〉記載，陶雲逵於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八日結束維西縣的調查，離開維西縣葉枝王土司家，前往貢山設治局的。^⑨所以，維西縣的東巴經書當是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至二十八日這段時間收集到的。

（三）原始地望。就經書的原始資訊研究，傅斯年圖書館藏的兩個系列的東巴經書的地望，都離不開麗江縣、中甸縣和維西縣這三個地區。

⑦ 周汝誠著，郭大烈整理，《永寧見聞錄》（收入國家民委《民族問題五種叢書》雲南省編輯組編，《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納西族社會歷史調查（二）》[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86]），頁 151。

⑧ 陶雲逵，〈麼些族之羊骨卜及貝卜〉。見《陶雲逵民族研究文集》，頁 322。

⑨ 陶雲逵，〈俅江紀程〉，原載《西南邊疆》第 12, 14, 15 期（1941）。見《陶雲逵民族研究文集》，頁 59。

我們從藏書的原始資訊中得知，陶雲達收集的這批東巴經書，大部分是原麗江縣今爲麗江市古城區和玉龍納西族自治縣的東巴經書。譬如，屬於今天的麗江市古城區的經書有大研街道辦事處、新團街道辦事處、開南街道辦事處、七和鎮等地區的經書。屬於今天的玉龍納西族自治縣的有白沙鎮、黃山鎮、太安鄉、大東鄉、鳴音鄉、大具鄉、寶山鄉、魯甸鄉、塔城鄉等地區的經書。這基本上包括原麗江縣的北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經書。陶雲達在〈麼步族之羊骨卜及貝卜〉裡寫道：「作者在麗江東山及南山，凡是麼步村落，可以說都走遍，只得到一本羊骨卜書；」說明他在麗江的調查時間長，走的地方也多。

除了麗江的東巴經典外，陶雲達還收集了中甸縣（今香格里拉市）的東巴經典文獻。但是，陶雲達收集中甸縣東巴經典，主要是今香格里拉市三壩鄉白地村委會的東巴經書。經過對這批經書的編目，可以確定的白地東巴經有 25 本。其中有占卜、延壽、攘除垛鬼等儀式經書。

傅斯年圖書館藏東巴經書中，有維西的經書，但是不多。譬如 A-MS 191 就是維西經書。該書可能是維西永春鄉一帶的東巴經。或許是陶雲達從麗江往維西縣城時收集到的。

（四）收集經書過程。陶雲達在〈麼步族之羊骨卜及貝卜〉中說：

因爲羊骨卜現在流行的已經不廣了，所以卜書也隨之而漸亡。作者在麗江東山及南山，凡麼步村落，可以說都走遍，只得到一本羊骨卜書；在中甸屬的北地得獲一本，所以兩處共爲兩本。麗江的那本很薄很小，是在南山魯齊古村中買得。調查時隨身就帶著一位巫師，漢名和士貴，已經七十歲的人了；從麗江到中甸北地的途中，就由和老人將此書解釋，由周汝誠君翻譯給我聽，當即一一記錄下來。不幸得很，從中甸北地往維西的道上，不知怎麼樣，竟將該書遺失了。把所有的行李檢查一過，始終沒有找到。所幸是將其書已在途中譯完，並將兆形（即胛骨上的裂紋格式）也照書描了下來。但在北地買到的那本，卻存在著，後由阿四（即上述北地巫師）譯述，我們是把阿四由北地帶到維西的。在維西正是雨季，雨中不能出門工作，所以試譯了些麼步經典。¹⁰

陶雲達〈俅江紀程〉記載：

六時起床。趙至誠君卻已先我而起，在那看馬鍋頭老楊和廚子和世忠繫馱子。老楊是懂得栗栗話的維西人，和世忠是懂得漢話的麗江麼步，能趕馬，做菜，蒸饅頭。還有李自凱是元江的窩尼，十八歲，因爲人誠實勤快，已經同我們繞

¹⁰ 陶雲達，〈麼步族之羊骨卜及貝卜〉。見《陶雲達民族研究文集》，頁 323。

了不少的路，著實吃了些苦，叫他小李。一共有六個馱子，趙一匹馬，我一個滑竿。從維西出來，本也是騎馬的，因為到葉枝後，加購了些東西，馱馬不夠，於是把我的騎馬去了馱，另雇伙子抬滑竿。這兩個伙子都是栗栗，其一懂怒子話，另一懂三種以上的話。^⑪

從陶雲逵自己的文章中，我們知道，他調查收集納西族東巴經典的過程，是一次有計劃有組織的文化調查活動。中央研究院的人主要是他和趙至誠兩人，另外就是翻譯周汝誠，廚子和世忠，馬鍋頭李自凱。在麗江和從麗江到白地的途中還帶著東巴和士貴，在白地和從白地到維西的路上還帶著東巴阿四。這就是他們這個考察團的基本隊伍。每到一處就做體質人種調查和民族習俗文化調查。麗江的巫師和士貴，是麗江古城之南的中和村（納西語名臘趨溫村）的著名東巴。中甸北地巫師阿四，當是今香格里拉市三壩鄉白地村委會恩嵩溫村的東巴舊噶技。舊噶技的東巴名叫東嵩，嵩與四音近，可能因此陶雲逵就叫他為阿四。白地民間傳說，當時陶雲逵帶舊噶技到維西，每天給兩個大洋。^⑫ 舊噶技那時的年齡該是四十五歲。陶雲逵文中卻說阿四有四十歲，年齡上有點差異。

（五）收集經書的數量。今天收藏在傅斯年圖書館的東巴經文獻原典有 363 本。但是，我們從陶雲逵的文章裡得知。當時收集到的東巴經書數字遠比這個數多。陶雲逵在〈麼些族之羊骨卜及貝卜〉中說：

麼些經典，據作者所調查（記錄書名，內容）共得一千零八十五種；占卜的書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羊骨卜為占卜書中之一種。^⑬

以上自述說明，陶雲逵當時調查收集到的東巴經數字是 1085 本。一直協助陶雲逵調查的周汝誠在《永寧見聞錄》自序中也寫道：

由麗江出發，到中甸縣屬之白地區，調查麼些族（今納西族）收集文獻資料。獲象形文字東巴經書千餘冊，測量男女人體各二百，旋入中甸縣城，照例調查藏族。到維西縣臘叭長山村，照例調查僜僜族。^⑭

而且，在傅斯年圖書館藏經書 A-MS 354 中有箋寫「（陶雲逵先生收集）麗江麼些經典 342。」因此，當時收集到的經書可能是一千餘本。至於後來為何只有這 363 本保留下來，不得而知。可能是戰亂和多次遷徙導致原來收集的許多經書的遺失。

⑪ 陶雲逵，〈俅江紀程〉。見《陶雲逵民族研究文集》，頁 59。

⑫ 《中甸縣志通訊》1989.2：78-79。又見雲南省中甸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段志誠主編，《中甸縣志》（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97），人物傳，「鳩幹吉」條。

⑬ 陶雲逵，〈麼些族之羊骨卜及貝卜〉。見《陶雲逵民族研究文集》，頁 323。

⑭ 周汝誠著，郭大烈整理，《永寧見聞錄》，頁 151。

三、藏書的基本內容

依據編目資料，我們對傅斯年圖書館藏東巴經典分類如下。

(一) 按內容分類

序號	儀式名	藏書編號	數量
1	祭天神儀式	130, 267, 268, 274, 275, 276, 277	7
2	祭戰神儀式	272, 273, 280	3
3	祭素神儀式	164, 185, 307, 319, 321, 331	6
4	祭祖儀式	333, 335	2
5	燒天香儀式	269, 332	2
6	加威力儀式	026, 352	2
7	祭署神儀式	278, 279, 282, 283, 285, 287, 291, 292, 294, 310, A-LLM 001, A-LLM 011, A-LLM 016	13
8	祭紮神儀式	073	1
9	延壽儀式	014, 015, 016, 017, 018, 019, 020, 021, 022, 023, 158, 162, 163, 165, 354	15
10	攘垛鬼儀式	025, 027, 029, 030, 031, 033, 034, 035, 036, 038, 039, 040, 041, 043, 045, 046, 047, 048, 050, 052, 053, 054, 057, 067, 075, 076, 077, 078, 091, 113, 132, 133, 166, 186, 196, 265, 286, 288, 289, 290, 303, 304, 308, 309, 311, 312, 313, 314, 315, 317, 318, 320, 329, 330, 348, 349, A-LLM 005, A-LLM 008, A-LLM 009, A-LLM 010, A-LLM 013。殘本：136（麼些經典），160（□女魔鬼經），161（用□招魂）	64
11	祭阿鬼儀式	044, 058, 059, 060, 061, 062, 063, 064, 065, 068, 072, 074, 080, 081, 082, 083, 084, 085, 086, 087, 088, 090, 092, 093, 098, 114, 120, 124, 125, 142, 143, 281, A-LLM 004。殘本：127（□鬼之來歷），128（爭端鬼之來歷）	35
12	祭穢鬼儀式	024, 097, 123, 126, 135, A-LLM 017	6
13	驅樞古鬼儀式	042	1
14	祭米克鬼儀式	232	1
15	祭端鬼儀式	203	1
16	送蛇鬼儀式	051	1
17	鎮呆鬼儀式	131, 134, 213, 219, 293, 302, A-LLM 002	7

18	超度死者儀式	002, 007, 028, 049, 055, 056, 066, 099, 101, 103,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5, 116, 117, 118, 122, 129, 144, 152, 157, 200, 305,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34, 336, 337, 338, 339, 340, A-LLM 007, A-LLM 012, A-LLM 014, A-LLM 015。殘本：119（葬能人經求福澤），121（超度男人），137（超度女人經）	46
19	超度東巴什羅儀式	001, 003, 004, 005, 006, 008, 009, 010, 011, 012, 013, 037, 069, 070, 071, 079, 094, 096, 100, 102, 104, 112, 148, 150, 153, 154, 155, 159, 180, 350, 353, 355, A-LLM 003, A-LLM 006。殘本：145（接神將經），156（送罪過經），095	37
20	大型祭風鬼儀式	032, 089, 138, 171, 177, 178, 181, 187, 197, 201, 202,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4, 215, 216, 217, 220, 221, 222, 224, 225, 226, 229, 230, 231, 233, 271, 284, 316, 322, 346。殘本：179（麼些經典），191（維西挽歌），210（情死之歌），212（給犧牲經），218（接□□神經），223（開壇經），228（送吊死鬼經），344（騎馬接祖經）	44
21	占卜類	167, 168, 169, 170, 172, 173, 175, 176, 182, 183, 184, 188, 189, 190, 192, 193, 194, 195, 198, 199,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6, 297。殘本 174（貝卜經）	53
22	論說畫稿規程	105, 139, 140, 141, 146, 147, 149, 151, 211, 227, 264, 270, 345, 347, 351	15
23	梵文經類	306	1
24	漢文調查手稿	295, 296, 298, 299, 300, 301, 341, 342, 343	9
25	象形文字音義	A-LLM 242	1

傅斯年圖書館東巴經典文獻藏書有 25 類。其中，祭祀誦唱經書 20 類，占卜經書 1 類，論說畫稿規程 1 類，梵文經 1 類，漢文調查手稿 1 類，象形文字音義字書 1 類。

東巴經原典裡有 19 本經書破損嚴重，沒有掃描而未能編目。但是從入庫登記的編號題名上推測是如下幾類。1. 攘除鬼儀式經 3 冊。即：136（麼些經典），160（□女魔鬼經），161（用□招魂）。2. 祭阿鬼儀式經 2 冊。即：127（□鬼之來歷），128（爭端鬼之來歷）。3. 超度死者亡靈儀式經 3 冊。即：119（葬能人經求福澤），121（超度男人），137（超度女人經）。4. 超度東巴什羅亡靈儀式經 2 冊。即：145（接神將經），156（送罪過經）。5. 大型祭風鬼儀式經 8 冊。即：179（麼些經典），191（維西挽

歌)，210（情死之歌），212（給犧牲經），218（接□□神經），223（開壇經），228（送吊死鬼經），344（騎馬接祖經）。6. 占卜類經 1 冊。即：174（貝卜經）。

綜合以上情況分析，傅斯年圖書館東巴經典文獻藏書分類為：1. 祭天神儀式經 7 冊。2. 祭戰神儀式經 3 冊。3. 祭素神儀式經 6 冊。4. 祭祖儀式經 2 冊。5. 燒天香儀式經 2 冊。6. 加威力儀式經 2 冊。7. 祭署儀式經 13 冊。8. 祭紮神儀式經 1 冊。9. 延壽儀式經 15 冊。10. 攘塚鬼儀式經 64 冊。11. 祭阿鬼儀式經 35 冊。12. 祭穢鬼儀式經 6 冊。13. 驅樞古鬼儀式經 1 冊。14. 祭米克鬼儀式經 1 冊。15. 祭端鬼儀式經 1 冊。16. 送蛇鬼儀式經 1 冊。17. 鎮呆鬼儀式經 7 冊。18. 超度死者儀式經 46 冊。19. 超度東巴什羅儀式經 37 冊。20. 大型祭風鬼儀式經 44 冊。21. 占卜類經 53 冊。22. 論說畫稿規程類經 15 冊。23. 梵文經 1 冊。24. 漢文調查手稿 9 冊。25. 象形文字音義 1 冊。傅斯年圖書館東巴文獻藏書總共為 373 冊。

（二）按文字分類

傅斯年圖書館藏納西族東巴經典文獻資料（未編目的 19 本殘本外），按記錄文字基本上可分為以下四種：

第一種：用納西族東巴文和格巴文兩種古文字書寫的經典。用東巴文格巴文書寫的經典共 146 本（不計未編目的 19 本殘本）。占傅斯年圖書館藏納西族東巴文獻總量的一小半。其中，東巴文格巴文經書中出現漢文的有 A-MS 271，331，050，206，227，249，266，274，279，共 9 本。東巴文格巴文經書中夾有漢文和藏文者有 A-MS 024 這 1 本。

第二種：用納西族東巴文書寫的經典。納西族東巴文書寫的經書共 206 本（不計未編目的 19 本殘本）。其中，A-MS 204，077，這兩本經書裡有漢文。

第三種：用梵文書寫的經典。A-MS 306 是梵文經典。

第四種：用漢文書寫的調查翻譯手稿 9 件。漢語書寫的調查手稿應該是陶雲逵先生調查時所為。

第五種：用東巴文、國際音標、漢文字義書寫的字書。此書題名為《麼些象形文字音義》，是整理過的手稿。其封面有馬學良私人印章，據說原來是散頁的，後來，傅斯年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在整理入庫時把它裝訂成冊的。

四、藏書的編目內涵

（一）前人所做的工作

傅斯年圖書館藏納西族東巴經文獻，之前就有人做過簡單的編目。根據原經書的收集者陶雲達和周汝誠的文章透露，在收集經書的時候，就對每一本經書的書名和內容做過簡單的記錄。

我們在這批藏書的首頁或封二看到編目貼頁為橫長豎寬的長方形狀，橫長不及東巴經書長，但豎寬的尺寸與東巴經書豎高尺寸差不多。其格式內容，左邊分行為著者、書名（又分原文、標音、譯意三行）、用途、地點、時間、採集人、備註等；右邊縱寫「內容大意」四個字。其右留出填寫經書內容的空格。雖然在這編目貼頁上有很多編目要素，但是所有的貼頁都只有書名的標音和譯意兩個內容。其音標體系與張琨、李霖燦他們做的一致，聲調也是用符號標明的。

我們估計這不是陶雲達調查時所為。但是，陶雲達調查時可能是在書裡夾雜標籤了的。從陶雲達翻譯東巴經手稿裡看，陶雲達的調查也不是用音標記錄，而是用漢字記音的方式記錄的。這些貼頁，應該是對這批經書的一次簡單的書名記錄。我認為，這或許是在四川李莊（二十世紀四〇年代初期），或是在南京上海（二十世紀四〇年代中期），或者是到了臺灣以後（二十世紀五〇年代），對這些經書的簡單編目。編目時或許以陶雲達收集時的記錄為參考。我在為這批經書做編目時發現，有些經書貼頁上的編目是錯誤的。如 A-MS 050 原題名為「看髀骨經」，實際上是《攘殍鬼儀式，扔考利面偶經》。又如 A-MS 163 原題名為「執法杖經」，實際上是《延壽儀式，建白塔經》。還有好些貼頁上只寫「麼些經文」。這顯然是編目書寫者看不懂這些經書，又沒有在陶雲達原來記錄中得到答案所致。

（二）製作編目表的工作

我們這次的編目工作，首先是製作了一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委託解讀東巴經表格」。每份表格都有編目時的編號。此表為 A4 紙排版，左邊為專案，右邊是內容。自上而下、正反兩面列印。其具體內容依次為：索書號、原題名、標題原文分字讀音解釋、標題文字讀音與詞意、標題句意、經書內容提要、使用經書的儀式脈絡、主題、書寫者、使用地區、抄寫年代、文字（有東巴文、格巴文、藏文、漢文、其他。打鉤即可）、紙質、頁數、釋讀者、填寫時間等，共十六個內容。

(三) 具體編目工作

具體編目工作，分兩種形式，第一種就是如前所述，與數位典藏電子掃描依次編目。專案組把掃描過的經書輸出列印件寄給我，我依據經書資訊做具體編目。第二種是二〇〇五年六月我到史語所在傅斯年圖書館直接使用原經編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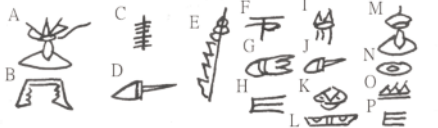
編目過程中，在十六個內容裡，前兩個內容是我對過去研究者工作的記錄。索書號欄表現的是傅斯年圖書館藏書的編號。從這個藏書編號看，這是這批藏書基本上穩定下來才做的工作，也就是說，這是傅斯年圖書館比較晚近才做了的工作。第一，藏書名稱上分為 A-LLM 和 A-MS 兩個系列。說明其來源不一樣。第二，藏書號為三位數，說明這批藏書不超過三位數。如果是陶雲達當時編號的話，那時，他應該是四位數編號才對。因為他當時收集的東巴經有 1085 冊。

原題名欄是把原來貼頁上記錄的書名譯意記錄下來。貼頁上所記的內容，有的有國際音標讀音記錄和漢語譯意，有的則只寫「〔麼些經典〕」。特別是封頁脫落的經典，就沒有譯意內容。這說明原研究者知識有限，不能依據經文內容來寫書名。而且有些書名標題譯意是錯誤的。但我還是要如實記錄原研究者的成果。

標題原文分字讀音解釋欄裡，我把經書封面的文字符號抄錄下來，並對每個東巴文字標注本字的讀音，標識其本義和在此的意思。（圖二）

標題文字讀音與詞意欄，則是對封面頁文字的記音和詞譯。其中包括儀式類名和書名兩個內容。標題句意則是上一欄詞譯的句譯。

經書內容提要欄是我在通讀原經書以後，對該經書基本內容的一個介紹。（圖三）其後的類別內容都依次填寫。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委託解讀東巴經文表格 編號：034	
項目	內容
索書號	MS-017
原題名	p'u'i la'i sa'i 接替經
標題原文分字讀音、解釋	 A. 讀 pyi 或 to'i ba'i, 祭可。此處不讀音，只表示這是東巴吟誦的經書。 B. 讀 gə'i, 上。這裡不讀音，表示東巴祭司坐在火壇上面的床上。 C. 讀 zai, 草。假借為壽命，壽歲。 D. 讀 tsu'i, 錐子。假借為延續。 E. 讀 cy'i ha'i le'i dā'i, 柏木梯子。是延壽儀式標誌性道具。這裡不讀音，僅示延壽儀式。 F. 讀 p'ar'i, 解（繩）。假借為神靈 p'vi la'i 之第一音，讀 p'vi。 G. 讀 la'i, 手。假借為神靈 p'vi la'i 之第二音。

圖二：封面原文分字讀音、解釋

標題句意	攘除鬼儀式、人類起源和遷徙的來歷
經書內容提要	這是一本納西族東巴教攘除鬼儀式中使用的經書。其內容： 1. 宇宙萬物和神鬼的起源。 2. 神靈九兄弟及七姊妹立柱開天闢地。 3. 廬神、沈神殺野牛。 4. 神人建造居那若羅山。 5. 人類始祖崇忍利恩起源。 6. 崇忍利恩兄妹交媾，污穢天地萬物，神靈發怒引起洪水滔天。 7. 美利盧阿普制木偶造人失敗。 8. 崇忍利恩與堅眼天女成婚，生下植物、動物。 9. 崇忍利恩上天求婚。 10. 崇忍利恩和縹緲雲白從天上遷到人間。 11. 崇忍利恩生病，做祭天、底災和攘除鬼儀式。生下三子。 12. 主人遇厄年做攘除鬼儀式消災。

圖三：封面標題句譯經書內容提要

五、藏書的歷史文獻價值

傅斯年圖書館藏的這批東巴經典文獻，具有如下歷史文獻價值。

（一）它是早期中國民族學人類學家的一次特殊的社會文化行為 所產生的社會實踐成果

二十世紀初，中國社會的歷史文化研究，已經從原來相對封閉的國學研究中走出來，開始用國際視野，即海外社會學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來指導中國社會的歷史文化研究。但是，西方的理論化概念化風氣還一時瀰漫著學界。中央研究院成立以來，一些獨具慧眼的學者認為，中國社會歷史文化的研究，不能僅僅是依靠著西方的理論概念來詮釋，而是要從描寫中國社會歷史文化本來面目開始。凌純聲等中央研究院學人「強調以少數民族為研究物件，著重收集傳統風俗與歷史源流而偏向民族志的描述的學術取向」。陶雲逵和凌純聲率隊前往雲南作民族調查。他們兵分兩路，凌純聲與勇士衡為一路，陶雲逵與趙至誠一路，開始在雲南民族地區作體質和文化習俗的調查。陶雲逵的這次實地田野調查，打著中央民族考察團的旗幟，得到地方官紳們的支持。他們每到一處都先與地方官員鄉紳聯繫。但是，邊地交通不便，旅行艱難，生活艱苦。他們歷盡艱辛，克服各種困難，到了很少有人到達的金沙江、瀾滄江、怒江和獨龍江流域，獲得體質和風俗文化的第一手資料。他們當時收集到的這些文獻資料和口述資料都彌足珍貴。從一直協助陶雲逵作調查工作的納西族學者周汝誠在其著作中描述的情況看，當時收集的邊地民族文字的文本文獻資料主要是納西族的東巴經和傣族的貝葉經。在收集時，他們就對所收到的文獻做了簡單的書名標記。他們還在永昌和昆明做資料整理工作。他們當時收集到的千餘本東巴經書及其手稿等文獻資料，經過後來的輾轉搬遷和人事更替，最後就剩下如今這 373 本。陶雲逵對無文字民族或有文字民族的口述資料，後來寫成民族志的文章，在《邊疆研究論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邊政公論》、《西南邊疆》等刊物上發表。陶雲逵在納西族地區調查的東巴文獻資料和地理人文考察資料，後來也寫成文章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邊疆人文》上發表。其中就有對東巴經羊骨卜和貝卜的研究。口述歷史、文獻、體質和地理文化相結合的調查方法是這次調查的特點。這份經典文獻資料則是這次考察行動的產物，也是這次特殊的社會文化調查和實踐的重要成果。

（二）它是中國政府第一次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調查和收集東巴文獻的行動

東巴經典文獻的收集工作肇始於歐洲。這固然有文藝復興運動以來歐洲學術文化視野的轉移，也有歐洲基督教傳教士對異地傳教熱衷以及西方殖民主義背景相關。十九世紀中葉，法國、英國、德國等的一些傳教士就先後來到麗江等納西族地區。他們開始調查、收集東巴經典文獻。最初調查收集去的東巴經文獻，收藏在法國、英國的圖書館、博物館和私人家裡。二十世紀上半葉，一直有西方傳教士、軍人、旅行者、大學教授到納西族地區調查。法國漢學家沙畹等在《通報》等刊物上登載納西族的歷史文化。法國的巴果教授在一九〇七～一九〇九年先後兩次到維西、麗江、中甸調查和收集東巴經典文獻。一九一三年，第一本研究納西族歷史文化包括東巴文字的著作《麼些研究》（巴果著）在荷蘭的萊頓出版。一九二三年始，美籍奧地利學者約瑟夫·洛克常駐麗江，專門從事東巴經文獻的收集和納西族社會歷史文化的研究。但是，直至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初，東巴經典文化還沒有進入國人文化研究的視野中。

到了一九三三年五月，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從劉復先生學習的納西族學者方國瑜，在其師劉復的再三催促下，回麗江請周汝誠陪同，開始調查東巴文字及其經書。於一九三四年六月回到北京。因劉復去世，方國瑜又輾轉學習音韻學即國際音標。納西族學者楊仲鴻從美國學者約瑟夫·洛克研究東巴文字經典中得到啓發，認為西方學人都如此熱心研究，國人吾族當該研究。他於一九三三年七月至十二月在昆明雇請約瑟夫·洛克的經師和華亭，利用約瑟夫·洛克收藏在昆明的東巴經書，開始東巴文字書的收集編撰工作。但是，方國瑜和楊仲鴻的調查研究都屬於個人行為。而且他們都只是利用和研究東巴文字及其經典，沒有收集或者說沒有計劃性地收集東巴經典文獻。

因此，中央研究院陶雲逵一九三五年在麗江、中甸、維西收集東巴經典文獻的工作，是開了我國政府或者說研究機構有計劃地調查、收集、整理東巴經典文獻之先河。這次調查雖然不以單純收集東巴經典為目的。其間還有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的調查。調查對象也不僅僅是納西族，還有傣族、傈僳族等許多民族。但是，在麗江、中甸和維西的調查中，陶雲逵是把調查收集東巴經典的工作放在首位。並且，他一直帶著麗江和中甸白地的納西族東巴祭司同行。在調查行進途中或遇到下雨不能出門調查時，他就與東巴翻譯東巴經。為了翻譯東巴經，他還一直請納西族學者周汝誠作為他的納西語翻譯和助手。尤其是他收集東巴經書時，還考慮到東巴經書的完整數量，收集到 1085 本，並且對這些經書進行書名和內容的記錄工作。陶雲逵對東巴經典的收集工作一改過去以漢文化為正統的傳統觀念，以邊地異族文化為社會文化的研究對象，對異族傳統經典文獻關注和研究，使這批東巴經典文獻得以收藏和研究。

之後，一九三八年三月，國立北平圖書館在當時的代理館長袁同禮的倡議下，於香港九龍蔡元培住宅召開館務會議，研究將徵集西南文獻和傳拓西南石刻，由萬斯年、鄧衍林、袁同禮等人分別負責各項事務。大約一九四〇年七月國立北平圖書館派萬斯年到麗江納西族地區收集東巴文獻等地方文獻工作，到次年十月，收集到 3200 餘冊，加之先前入藏的 547 冊，有了較為可觀的東巴文獻資料。¹⁵

也在與此同時，一九四一年七月，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聘任正對東巴經典文獻著迷的李霖燦為採集員，在納西族地區系統收集東巴經典文獻，至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收集到 1231 冊東巴經書。¹⁶ 這批經書後來收藏在南京博物院。

因此，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東巴經典文獻收集研究的過程中，中央研究院的陶雲達當時所做的工作，在這項事業上起到了一個先導的作用。

（三）藏書是在納西族地區著名東巴經師的指導下收集的

陶雲達在納西族地區調查和收集時，一直是請東巴陪同指點。陶雲達選用的第一個東巴是麗江古城南郊中和村（納西語稱臘趨烏村）的和士貴（圖四）。和士貴當時已是七十歲老人。他先前曾幫助方國瑜審定東巴文字書。此時他又幫助陶雲達到麗江各地調查收集東巴經典，並隨同陶雲達到中甸白地調查。在前往白地的途中，他還為陶雲達釋讀東巴教占卜經。和士貴當時就是久負盛名的大東巴。有他的協同，調查應該是如魚得水。其調查經書，更是可以有選擇地收集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經典。陶雲達選用的第二個東巴是中甸白地的阿四，阿四就是白地著名東巴舊噶技。阿四不僅成為陶雲達研究占卜經書的調查對象，還幫助陶雲達獲得重要的經典。阿四也隨同陶雲達到維西調查。有當地著名東巴的陪同，陶雲達在調查中得到各地納西族東巴的配合和支援，使他獲得其他人不易得到的重要經典。



圖四：大東巴和士貴（右）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¹⁵ 見張廷銀，〈收集地方文獻須責任與識見並駕而行——抗戰時期北平圖書館收集西南文獻述論〉，《國家圖書館學刊》2005.1：22-27。此資料是萬斯年先生的女兒萬明教授提供給我的。表示感謝。

¹⁶ 李霖燦編著，張琨標音，和才讀字，《麼些象形文字字典》，李濟〈序〉和李霖燦〈自序〉。

(四) 藏書中有非常重要的東巴經異本

傅斯年圖書館藏東巴經典 A-MS 197《大規模禳祭風鬼儀式，人類起源和遷徙來歷經》（圖五），是一本異本書。此書開篇就與其他同類經書不同。即有「白鶴還沒有開天的時候，白鼠還沒有闢地的時候」之句來敘述開天闢地的原始狀況，形象生動，別具一格。我原來編目時，在原經上找不到經書具體地望和書寫者的資訊。機緣湊巧。二〇〇八年六月中旬，我得到日本奈良考古研究所的邀請，為赴日簽證，來到重慶。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博士生導師喻遂生教授邀我到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查看該館館藏的東巴經書。就在這裡，我看到了一本與我們這本經書相同的一本經書。這本經書在三峽博物館藏文獻的



圖五：A-MS 197《大規模禳祭風鬼儀式，人類起源和遷徙來歷經》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編號是 41246 號，規格為 29.2 × 8.8 釐米。共 22 頁，缺封面。通讀原文後知道也是一本用於大規模禳祭風鬼儀式中的《人類起源和遷徙來歷經》。所不同的是，此經內文中記有該書地望，即遷徙最終點是麗江市古城區貴峰村委會三元村。由此推知，這本經書就是貴峰村委會三元村著名東巴大師和名魁的抄本（圖六）。此書在二〇〇六年被選入傅斯年圖書館東巴經全本釋譯選本。查出抄寫者背景後反思選本，還真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種定數緣分的感覺。在二〇〇八年麗江市政府舉辦的一個東巴文化強化培訓班中，我以此本作為傳承教材傳授給來自各地的東巴學員，大家都認同這是很不錯的一本異本經典。



圖六：東巴大師和名魁
（和名魁的兒子和彥壁提供照片）

(五) 藏書中有非常重要的東巴經善本和聖書本

傅斯年圖書館藏東巴經典 A-MS 181《隆重禳祭風鬼儀式，青年男女遷徙記》（上下冊），有和御琴印章（圖七）。就此經書而言，這是納西族東巴教隆重禳祭風鬼儀式的臺柱經典。可喜的是，此經典為同類經典中的善本書。我在選擇全本釋譯經書時也是把此書列入其中的。但是，當時還不知道此書是何地何人的抄本。二〇一三～二〇一四

年我到麗江市玉龍納西族自治縣五臺街道辦事處中和村調查時，偶然遇到納西族老人和郁武先生。談話中，得知老人家就是與幫助陶雲達收集調查東巴經的和士貴家為鄰里。我拿著陶雲達拍照的照片給老人看，老人認出陶雲達調查照片中那個戴眼鏡持長煙桿的老者，就是著名東巴和士貴先生。再仔細調查和士貴家庭背景，知道和士貴的兒子名叫和御琴，也是一個東巴。聯繫 A-MS 181 書上有和御琴字樣印章，此經從屬關係迎刃而解。這是和士貴家的經書。此書當是和士貴抄本，和御琴擁有。當是一九三五年陶雲達來麗江時，和士貴把自己書寫的這套經書交給了陶雲達。此書是大師的抄本，自然也成為東巴經善本書和聖書了。



圖七：A-MS 181《隆重禳祭風鬼儀式，青年男女遷徙記》上下冊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六) 藏書中有非常重要的東巴經孤本

傅斯年圖書館藏東巴經典 A-MS 345 和 351《東巴說書，東巴什羅的來歷傳說經》上下冊（圖八），是兩本重要孤本。這兩本經書用東巴文和格巴文兩種文字書寫而成。書中記載了平常經書中難以見到的傳說故事。其中就是東巴教始祖東巴什羅的出生地望、出生時間，東巴什羅的不同名稱，東巴什羅的生平故事，以及東巴象形文字的起源等。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找到記錄有同類資訊的經書。這對於研究納西族東巴教起源、發展和與其他民族宗教的關係，研究東巴文字的發明等長期以來未解之謎，彌足珍貴。此書是今麗江市古城區開南街道辦事處三元村歷史上著名東巴祭司和名魁先生書寫



圖八：A-MS 345 和 351《東巴說書，東巴什羅的來歷傳說經》上下冊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的。在該書上冊封面用毛筆寫下漢字「陶博士到麗紀念，唵叭登群和名魁贈」下冊封面寫有「陶博士存閱」。這說明書的著作者是很鄭重地把這套書送給陶雲逵的。這套孤本能夠保存至今，也是東巴文化研究之幸哉。

（七）藏書中有非常重要的東巴經特本

傅斯年圖書館藏東巴經典 A-MS 266 是《占卜經書，以上、中、下甲卜食福》《以上、中、下甲卜「左拉」八字經》。（圖九）此書被納西族東巴教視為占卜之大全，是重要的占卜經典。該書用東巴文、格巴文和漢文三種文字書寫。全書內容完整，佈局合理，層次分明，查用方便。而且，此書通篇直本橫書，為東巴經書內頁書寫之罕見。不僅如此，全書共 137 頁，分為兩本，通本頁與頁間以左右兩側穿線折疊式裝訂。該書使用時，分兩行排列。第一本，第一面 22 頁，長度 328 釐米。第二面 33 頁，長度 328 釐米。第二本，第一面 33 頁，311 釐米。第二面 33 頁，長度 322.5 釐米。把這兩本經書打開後放在大長桌上，一面的長度就有 3 米多。這可能是世界上打開幅度最長的兩本東巴經書了。我看過海內外許多東巴經典，此書為特本。其裝訂、



圖九：（左）A-MS 266《占卜經書，以上、中、下甲卜食福》
（右）A-MS 266《以上、中、下甲卜「左拉」八字經》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內容和長度都為罕見之特本。書中還有非常清楚地書寫了跋語和抄寫年代。而且，此書的每個封頁上印有兩個「永聚興記」的印章。永聚興是清末光緒至民國年間麗江古城楊永豐、楊聚賢叔侄倆在拉薩開的著名商號。到民國初期，其商號在印度加爾各答和中國的廣州、上海、北京、西安、成都和康定、雅安都設分店。¹⁷此書寫於民國六年，當時商號興盛之時。這是二十世紀初麗江納西族在西藏拉薩開的最大的一個商號。這本書是麗江的東巴從中甸白地傳承過來，中甸白地不用格巴文，麗江的這位東巴則用東巴文和大量的格巴文混寫的方式書寫了這本經書，而這位東巴很有可能是供職於永聚興商行的。這又使這本經書具有特殊的文化意義。這對於東巴經裝幀研究、內容研究、社會文化背景和應用研究，都是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獻。應該說，陶雲達先生當時特別注意調查和研究占卜經書，也得到占卜書中的奪冠經書。這本東巴經典已經成為今天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東巴經的鎮館之寶。

（八）藏書中相當一部分經書有紀年跋語

除去未經編目的 19 本殘本外，在 300 多本經書中有 51 本有跋語。其中有 38 本經典有時間跋語。其中以皇帝年號紀年的經書可以清楚地知道抄寫經書的時間。譬如 A-MS 017《延壽儀式，卷首迎請衆大神，卷尾迎請瑪米巴拉神》是麗江市太安鄉吉子村東巴抄本，跋語表明是嘉慶二十二年二月六日（圖一〇）。通過這個紀年，我們就可以知道該書是一八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抄本。又如 A-MS 050，《攘除鬼儀式，扔考利面偶經》跋語表明是九宮爲三，干支土陰羊抄本。通過計算，我們就可以知道該書是一七九九年抄本。又如 A-MS 149《民歌吟唱的題材》跋語記光緒十七年，即一八九一年抄本。紀年跋語對於我們研究東巴經典抄本年代和文字書寫演變以及經書斷代都有著重要學術研究價值。如果我們進一步研究這些經典跋語和經書表露出來的人名、地名資訊，還可以研究出東巴文化和納西族歷史上的許多有價值的內容來。



圖一〇：A-MS 017《延壽儀式，卷首迎請衆大神，卷尾迎請瑪米巴拉神》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¹⁷ 麗江納西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纂，《麗江納西族自治縣志》（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頁 3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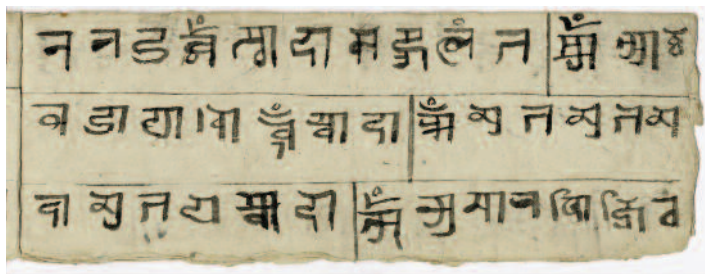
(九) 藏書中出現多種文字的書寫應用，特別是 納西族東巴文格巴文字異體字

東巴文和格巴文在地域上書寫傳承系統上都存在差異性。這批藏書分佈地域較廣，書寫者較多，這就形成抄本用字和寫法的多樣性，有各種變體本，豐富了東巴文書寫應用發展樣式。也為日後研究者們充分運用這些資料來做東巴文字應用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一〇) 藏書中出現一本梵文經書

用梵文書寫的經典。

A-MS 306 是一本梵文經典（圖一一）。這本經書，用東巴紙書寫，經書形制如同橫本橫書的東巴經一樣，但內容則是用梵文寫成。我不識梵文，請



圖一一：A-MS 306 是一本用梵文書寫的經典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教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

梵文和藏文專家胡進杉先生辨析。他告知這本經書是梵文《時輪心經》。近些年數位資訊發達，得知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東巴文獻中也有一本梵文書寫的經典，其編號為 M32。惟不知是否出自同一個地方同一個東巴祭司之手。這只有留待日後研究。

總之，傅斯年圖書館藏東巴經，是在中國社會特殊的年代裡特殊的人們經過艱辛的努力收集下來的一批特殊的納西族歷史文獻。它對於今天已經發生城市化和現代化巨變了納西族社會歷史文化的研究，對於國際納西學研究、東巴文化學研究乃至喜馬拉雅文化、東南亞文化帶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資料文獻價值。我們感懷前人為之作出的功績。